

歷史與空間

王兆貴

# 名著與名妓

小時候聽書、看戲，一上來就想知道哪是好人，哪是壞蛋。對這邊的人馬與那邊的人馬，也要分得一清二楚。其實，好人這個概念很籠統，儘管也有公認的標準，但論及具體的人和事，就不是一個字眼所能說清楚的了。

在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的敘事劇《四川好人》中，三位神仙下凡來到人間，最終遇到的唯一好人，卻是一名在世人眼中不是好人的妓女沈黛。而且，當沈黛秉持本性做好人時，其處境舉步維艱；當沈黛假扮表哥做惡人時，其生計興旺發達。布萊希特揭示的這一反常社會現象，讓我們得以窺見人性中常見的通病，從而領略到什麼叫世態炎涼。

這也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古典文學名著中的風塵女子。如，莫泊桑筆下的羊脂球，托爾斯泰筆下的瑪絲洛娃，雨果筆下的芳汀，巴爾扎克筆下的艾絲苔，小仲馬筆下的茶花女以及蔣防筆下的霍小玉，白行簡筆下的李娃，關漢卿筆下的趙盼兒，馮夢龍筆下的杜十娘，孔尚任筆下的李香君等。這些風華絕代的名妓，都是中外古典文學名篇中的正面人物，即所謂的「好人」。她們不僅知書達禮，多才多藝，而且有情有義有擔當，名氣之大，影響之廣，不亞於同時代的英雄豪傑和文化名流。

除了小說，詩詞作品中描述青樓女子的篇章也很多。有人統計，在將近五萬首《全唐詩》中，有關妓女的就有兩千多首。至於在通俗文學和影視劇作中，塑造出來的妓女形象就更多了。有些青樓女子的形象並非完全虛構，或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，或是經過了文學加工。像薛濤、蘇小小、李師師、梁紅玉、董小宛、柳如是、陳圓圓、李香君等藝妓，不僅見諸碑官野史、詩文名篇，有的還被寫入正史。像蘇三、杜十娘等眾多名妓，不見得真有其人，但通過小說、戲曲、鼓詞、評書等形式的推演，已經成為充滿靈性的鮮活形象，深入民間，家喻戶曉，至今仍在傳唱。

總之，不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，名妓與名著似乎有着不解之緣。名著因名妓而添彩，名妓因名著而流芳，很難說是名妓成就了名著，還是名著成就了名妓。按理說，風月場上羞言德操，賣笑生涯有傷風化，儘管淪落風塵亦屬無奈，但終究不是正途，更不值得頌揚。楚館秦樓、勾欄瓦肆、花街柳巷等這些處所合稱，原本是指歌舞場所，漸漸地有些曖昧起來，變成了風月場的代名詞。這種概念遞換所透逸出來的信息，給人以奢華墮落的負面印象。那麼，作為人類精神世界的客觀反映和審美體驗的典型再現，文學藝術作品為何特別青睞青樓中人，而人們也津津樂道於青樓文化？其實，這裡蘊涵着深刻的人文世相，也反映了文學創作的特殊規律和審美價值取向，遠不是「情色至上」這一狹隘觀念所能涵蓋和詮釋得了的。

在我國古代，尤其是明朝之前，青樓女子並非都是單純賣笑的，她們中的翹楚，琴棋書畫、詩詞歌賦無所不通，是具有較高文學藝術素養和雅興的才女。有學者考據，唐代名妓幾乎沒有不懂詩的，



網上圖片

能寫詩的很多，詩寫得好的也不乏其人。全唐詩中就有不少是名妓的詩作。文人雅士流連於歌榭青樓，儘管也要花費銀兩，但卻並非完全為了追逐魚水之歡，也是出於欣賞才藝、詩酒唱和、社會交際等精神生活的需要。賀紹俊教授認為，青樓似乎是古代文人除了廟堂、家庭、江湖以外必不可少的神聖寄託之所，少了青樓文學，傳統的文學大概就少了很多的韻味。

眾所周知，文學藝術創作的母題離不開人類的基本行為，飲食男女、愛恨情仇、榮辱興衰、人情世故、悲歡離合、生離死別等這些生命中必須承受的喜怒哀樂，最能激發作者的創作衝動和讀者的情感共鳴，而青樓這樣一個特殊空間、妓女這樣一個特殊群體，則能把上述普世情懷有機地聚合到一起，使之成為上演人間悲喜劇的最佳舞台。經過文人的採集和加工，反映到作品中，這些情懷演繹出來的故事更加人性化，更加趣味化，戲劇衝突更加強烈；故事中的物人物形象更加豐滿，更加典型，情感糾葛更加曲折，因而也就更加引人入勝。

污濁的土壤並不排斥正直善良的種子，泥淖中往往會有異卉奇葩綻放。名著中的名妓，有不少還擔承着忠貞愛情的守護者、炎涼世態的批判者、社會良知的推動者等匡時救弊的使命。余秋雨先生在《西湖夢》中，針對歷代文人仰慕蘇小現象指出，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度，一位妓女竟如此尊貴地長久安享景仰，原因在於她構成了與正統人格結構的奇特對峙。這裡又一次出現了道德和不道德、人性和非人性，美和醜的悖論：社會污濁中也會隱伏着人性的大合理，而這種大合理的實現方式又常常怪異到正常的人們所難以容忍。反之，社會歷史的大光亮，又常常以犧牲人本體的許多重要命題為代價。單向完滿的理想狀態，多是夢境。人類難以掙脫的一大悲哀，便在這裡。

## 畫中有話

圖/文：張小板



近日，內地某著名移動通訊公司公佈的套餐價格，網友紛紛表示……算了，大家還是上網自己看網友怎麼說吧。

## 遊蹤

陶然

# 踏足徐州



漢楚王像。作者提供圖片

徐州？聽過，大名鼎鼎，古稱彭城，建城已有2600年歷史，相傳為堯所封大彭氏國地。秦末徐州一帶成為楚漢相爭的重要戰地，多場戰役以這裡為主戰場。公元前206年，滅秦後，成為自封「西楚霸王」的項羽的都城。如今市內戶部山上「戲馬台」依在，我們沿石階登了上去，眼看它極少遊人，這當年成為他操練兵馬的舊址，甚至有些破敗的景象。心中有些失落感，「力拔山兮氣蓋世」的項羽，最後竟落得個自刎烏江的下場，說明他終歸只是個軍事家而不是政治家。但劉邦稱帝後還允許保留遺跡，算是寬宏大量了。歷史上成王敗寇已成定律，而項羽似乎是例外，也是個奇蹟。

幾次有徐州的邀請，但都錯過了，心中暗叫可惜。這次再有升格的江蘇師範大學盛意拳拳，加上方忠兄升任副校長，會議又設個「陶然文學創作四十年研討會」，人家給面子，我自然更加非去不可。但香港到徐州航班並非天天有，我只好從北京轉高鐵去。北京是路過，但朋友同學起哄，不免在這我住過十三年半的古都盤桓，年年有今日？但見高樓大廈林立，古城再也不是當年模樣，胡同和四合院也愈來愈少見了，幸好提籠架鳥依然可在公園等處見到。而我們又住在什刹海附近的胡同酒店裡，靜中帶旺，偶然有穿街過巷的老漢直着嗓子，拉長音調，糖炒栗子咯！……疑幻疑真，有如身在夢境中。

以前路過，都沒有停下。那時從北京乘火車南下上海，徐州是必經之地。早就聽說是兵家必爭之地，淮海戰役就發生在這一帶。如今小城靜靜，比起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廣州，汽車人流算很少了。想起人車爭道，我覺得生活在中小城市也未嘗不好呀！但是回心一想，真的叫我搬到那裡，恐怕又不情願了！那回在宜春小鎮逛街，但見舖面寥落，我又止不住嚮往起大都市市面繁榮起來了！

來到徐州，不能不看位於東郊獅子山西麓的漢兵馬俑博物館。對考古我絕對是外行，以前在西安「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」參觀過，那列陣的兵馬，氣勢逼人。但印象最深的，還是銅車馬。比起那裡，這裡的漢兵馬俑，應屬小兒科了。當然如果從文物角度看，極有價值，難怪有的人興致勃勃，有的人意興闌珊，這正所謂一件事物的兩面性，「外行看熱鬧，內行看門道」呀！

那晚，左右無事，C忽然興起，去喝一杯吧！原來他的學生要作東。想要請J同行，但他似有他事在身，咿嗚幾聲，都沒有動靜。無奈，只好放棄了。大家本

來就不分方向，夜色中，只一會，的士便載我們到一家餐廳。又吃？大家分明已酒足飯飽，也就是聚一聚，享用哈根達斯冰激凌，消磨一個晚上。走出來，晚風下，只見對面大廈的霓虹招牌無言閃爍，似在發出秘密的訊號，只是我們都被譯不了那密碼，惟有心動於那彩色圖案的多變萬化。

但這人造燈光雖然迷人，卻也抵擋不了自然風景的優美。其實是不經意間和雲龍湖撞了個滿懷。那次臨時放棄參觀博物館，時間還早，改去他方。和其他地方的名勝不同，水面面積達6.76平方公里，陸地面積6.3平方公里的雲龍湖，水面一片汪洋，陸地不見人頭湧湧，我們在湖畔漫步，遊人罕見。但見青草一片片，在小徑上隨意走，花香鳥語處處。兀立的樹木卻抵不住深秋的步伐，在寒風中瑟瑟顫抖，有一隻白鷺從不知何處飛來，忽地振翅斜向衝向天邊。正自沉醉，忽然有人提起，這湖裡有食人魚！頓時我們都驚呆了腳步。話說雲龍湖接二連三發生了下湖游泳的人失蹤案件，讓人覺得蹊蹺。原來湖裡藏有食人魚！那鱗在槍火圍剿下捕獲，是長三米多，頭有一米多寬的巨魚。魚肚子裡赫然發現有人的骸骨！至於是誰的？無人可以回答了，如此風光竟有如此煞風景的事，還是遠離湖水的好，這境況讓人聯想起墨西哥比河的食人魚來了，雖說仁山樂水，但看來水也不可太接近，我們應該適當保持距離才好。

有距離地觀賞魚群，是一種享受。我們潛入地底，但見玻璃面下那頭的湖底世界，鯉魚游來游去，眼看撞玻璃面了，一擺尾，又轉個方向，遠去了。難怪孩子們看得伊哇亂叫，特別興奮了。

令人感念的，還有歡送晚會，F兄作為主客，屢屢勸酒，一派北方男子的豪爽氣派，其實他是地道的南方人。席間戰火燃起，波及C和W鬥酒，C效仿韓國人，喝完一杯，就把酒杯倒扣腦袋上，以示喝光了。他的醉態讓其他人汗顏，於是在一曲《友誼萬歲》的歌聲中，大家散去，紛紛進入徐州夢鄉中去了。

傳統風俗的形成和消失大抵有規律可循，即：始起於農村，逐漸進入城市，在城市得到豐富，約定而俗成；先淡化以至消失於城市，然後波及農村，最後終於結於農村。若要說得細一點，還可以找到這樣一條脈絡：傳統風俗是隨着現代化進程一節一節消失的。

年俗是傳統風俗中最具代表性者，現在我們過年和十年前、二十年前以至更早的時候相比真是大不一樣了，從前年俗中的許多細節如今已不復存在，以至於驚然出現，讓人感慨不已。

去年過年前，一位蘇北的遠親專程送來了一蒸饅頭一蒸糕，不是一蒸吧，總之饅頭和糕的數量都不少，拎在手裡沉甸甸的。那位遠親說：「饅頭是發麵蒸的，發着香；糕嘛，就是高高興興，一年更比一年高。」

久違了，多麼熟悉的口彩！上個世紀五十年代，蘇州老家過年也蒸饅頭也蒸糕，母親打開蒸籠，在一片香霧中也說這樣的口彩。那時還蒸糯米子，寓意團圓，是南瓜欄和蘭欄之類，那兩欄欄黃燦燦的具富貴相，兩欄則狀如放大的蠶繭，雪白可愛，——因為江南多蠶桑，蠶農巴望多產蠶繭，過年就蒸繭欄，這風俗傳進了城裡，城裡

## 亦可開

### 生活點滴

# 一蒸饅頭一蒸糕

在西雙版納，肚子叫得厲害，見了路旁有賣竹子飯，兩指寬的青竹，半尺來長，放在火上烤，跟羊肉串一樣烤，飯香逸鼻，逗玩肚子，忍不住買了一筒，五塊錢。飯商劈開細竹，露出一滾筒飯，熱氣騰騰，香氣裊裊，飯是糯米做的，加上青竹的清香，吃起來格外甘美，還加上竹裡那層白白的、薄薄的、細細的膜，併在嘴裡嚼，開了口慾——吃起來有味，還開了意興——想起來也有味。

不過，竹飯經吃，不經想，為一筒白白的飯串，得找一根青青的翠竹，這口飯何搞吃得下？雖說，西雙版納山上多翠竹，但也不至於如此暴殄天物哇，吃了一串嘗了個味，就不想再買了。這就使得肚子聲聲叫急，胃在腹裡嘈嘈切切，噁哩咕嚕，牢騷滿腹，我胃的牢騷是：你帶了眾感官出來玩，眾感官都滿足了，眼飽看了風景，耳聆聽了異音，何解對胃如此刻薄，不給填一下呢？我心是世界心，滿世界都想去，奈何胃是鄉里胃——我的鄉里是湘地，胃只接受湘菜，湘菜之外，什麼川菜，什麼粵菜，什麼江浙菜系，什麼京津瀟灑全席，美味再美，佳餚再佳，我胃也只當臭物，拒之於唇齒之外，霸蠻將菜餚往嘴裡塞，舌頭也要把其給頂出來，往滿水桶裡排洩。

那就吃光飯吧，吃了好幾餐光飯，胃這回不是發牢騷了，還是發起了絕世鬥爭，扯起喉嚨，將飯往胃裡擠壓，這回不是胃打發舌頭將飯頂回來，而是胃直接往外噴。每每外出，都是一次文明苦旅，養了眼，散散了心，就是苦了胃。

這回在西雙版納撫慰我胃的，不是竹筒飯，而是菠蘿米飯。到一位傣族姑娘家裡，去吃農家飯，菜都是好菜，卻是：菜色青的，沒青辣椒；菜色紅的，沒紅辣椒；菜色白的，沒醃白的白辣椒，都叫反胃。菜碗環繞的桌上，赫然頂起了一壺菠蘿，掀開菠蘿蓋，嘿，裡頭不是菜，裝滿的是飯。主人告訴我，那是糯米飯哩，

## 亦可開

### 生活點滴

# 菠蘿美飯

粘性是那麼好，黃澄澄的，黃得發亮，操起筷子攪，攪得米飯扯絲絲；入口，呀，那個甜甜膩膩，胃裡頭好像伸出八隻手來，直往裡頭拖，哪裡需要菜送飯？飯就是菜——飯當菜吃，菠蘿糯米飯，有飯無須菜了。

傣族家裡，房屋格局自有不同，其屋子多是兩層，下層空空蕩蕩，幾根木柱頂起，上層才是堂屋，才是臥室，才是客廳與廚房。堂屋寬敞，地面鋪的是竹席，乾乾淨淨，清清爽爽，可以席地而坐；其飯桌也別有風味：飯桌矮，細竹編的；凳子更矮，也多半是竹凳；矮飯桌上有兩層，桌沿矮了一圈，放碗，放茶，放煙灰缸，設計真是蠻好的。圍着圓桌，開個茶話會，設個酒局宴，感覺超好。出門在外，個把星期，在西雙版納，好吃一餐飽飯。

是真餓了，沒心情去細細品味傣族家居生活，一個勁地只去菠蘿裡挖糯米飯吃，飯甜，帶着微微酸；飯粘，帶着微微滑，酸酸甜甜，酥酥膩膩，黃黃澄澄，清清爽爽，一桌人嚷着：騷哩哩，菜少上幾碗，多上幾碗菠蘿飯吧。叫姑娘曰騷哩哩，在我們老家，那姑娘是會操起竹掃把，打過幾條街的，而叫傣族姑娘騷哩哩，那美氣得很，給人端飯送茶，那叫風吹楊柳，風擺柳呀。

菠蘿糯米飯，真一個叫味。我到了騷哩哩廚房，掀開蒸籠，裡頭擺着一溜的菠蘿糯米飯。騷哩哩說，做菠蘿米飯，並不難，西雙版納多的是菠蘿是不是？摘隻菠蘿，削了菠蘿頭，把菠蘿挖出些，再放一抓糯米，攪合均勻，再把菠蘿放蒸籠裡，蒸熟，OK。對了，還要加點糖啊，最好是蜂蜜——菠蘿有酸味的，加了糖分，酸味掩蓋了嘛；節日做菠蘿糯米飯，更講究些，放棗子啊，花生啊，一同蒸，蒸得香氣溢出籠子，端上桌；成了，菠蘿糯米



網上圖片



過年蒸饅頭。網上圖片

劉誠龍

吳翼民